

## 第四回 醉公子何來月下驚人 憶多嬌只為樓中斷句

詞曰：

山頭明月散秋光，誰家不韻子，惱人腸。王孫愛客泛霞觴。無端裏訴出舊行藏。佳句費思量。忽傳佳客至，步匆忙。珠聯璧合字流香，消息口，唱和又何妨。

右調《小重山》

再表雲鏢穎自會假石生之後，第二日即望重來，不料幾日不見影響，不覺追悔起來，道：“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，我原該堅意留住，促膝談心，憑今弔古，為何沒了主意，竟憑他去了？至今徒有蒹葭白露之思，不知還有相會的日子否？”常在秋人趨面前懊悔不已。

看看八月半邊，那姑蘇人常年中秋節日都到虎丘山上看月。富貴的備了佳餚美酒，攜妓遨遊，彈絲品竹，直要鬧到月落西山，方才人影散亂。就是貧賤的也少不得一壺一榼，猜枚擲色，歡呼快飲，定以為常。秋人趨忙將此意對雲生說，雲生即叫松風買辦酒餚，臨期邀了人趨，登山玩月。

且喜那一夜纖雲不留，皓月如雪，遊人觸目，聒耳笙歌。人趨同雲生到了千人石上，排下酒餚，閑談快飲。只見一個醉漢頭戴軟翅唐巾，身披花繡道袍，兩個家人扶住，兩腳歪斜，一跌一顛，扶到千人石上，口中含糊道：“我晏大爺到此，為何這些狗頭不立起身來？可惡！可惡！左右與我拿去，鎖在馬坊裏。”那些賞月的人漸漸的移到別處去了，雲生不作準他，只管飲酒談笑。人趨也覺有些不穩，欲叫松風移開，雲生道：“中秋的月，大家可玩之月，千人石，大家可坐之石；醉者是醉，醒者是醒，不要管他。”那醉漢聽了，大罵道：“放肆放肆！這是何處來的野畜生，敢衝撞我晏大爺麼？”就走近前來，擎起拳頭，望雲生劈面就打。雲生也罵道：“放狗屁！我梅相公在此飲酒，干你甚事？”忙盡力把手一搪，那醉漢立腳不定，望後便倒，這些眾僕看見家主跌倒，都要來打雲生，幸得雲生口舌爛翻，轉罵道：“你這些奴才誰敢動手，叫你一個個都死！”那些人見雲生說話硬掙，欲前不前。四下裏人看的也多，只見一個老者分開人眾，吊然而入，勸道：“今晚良宵，雅俗共賞之時，如此喧鬧，辜負明月矣！列位大家，不要羅喧。”一頭說，一頭拖了雲生就走。秋人趨見勢頭欠佳，已是一溜煙走了。

原來那醉漢不是別人，卻是蘇州第一個有勢頭的公子，叫做晏之魁，父親位居冢宰，專一使勢行凶。這日因醉得不省人事，眾家人見雲生口出大言，所以一時不敢動手。這老者原來就是文總兵，其時也獨自在山頭賞月，聽得這邊沸騰，走來觀看，忽見雲生人物秀麗，出語不群，決非尋常人物。況一個又對那幾個狠奴，全無怯懼，恐他後來吃虧，故此拖了雲生出來，挽著手，一邊走一邊說道：“老夫一人獨酌，甚覺寂寥，故敢屈兄同席一談，不知可否？”雲生道：“晚生一時不謹，誤攪狂狷之怒，幾遭毒手，幸遇老先生解救，不致受辱，又蒙挈飲，何感如之！”說完，已到老者席處，揖謝就席。

雲生道：“請問老先生高姓大名，尊居何所，以便明日拜謝。”總兵道：“老夫文武兼，敝居即在山前。老夫看足下聲音不是我江南人，如此青春，正該銳志青燈，留心黃卷，為何貪飲山間，致受小人之侮？幸勿韜晦，請道其詳。”雲生道：“晚生梅再福，洛下人氏，先人曾拜左司馬之職，因與當道不合，乞骸而歸，不幸遂爾奄逝。晚生又遭奸凶謀陷，故爾客遊貴地，以避無妄之禍。因囊底蕭然，權在山下棲雲庵中賣畫。日則借寸管而資生，夜則焚膏油而自勵。今夜因敝友見挈，故攜壺觴共樂，得遇老先生，正言規訓，敢述來蹤，以祈將來教益。”總兵暗想：“在職之日，從無姓梅的兵部，事有可疑。”忙問道：“令先尊當日與當道何人不合？且去世幾何年矣？並乞細述。”雲生道：“一言難盡。先人當日，因蜀寇造亂，有一位總鎮，與老先生同姓，征剿無功，兵部詹有威挾仇作對，幾遭不測。先人知敗非其罪，再三申救，方准削職回家。詹兵部切齒先人，所以見機致仕，今去世已五年矣。蒙老先生垂問，敢以實告。”文總戎大驚道：“如此說來，足下不是姓梅，敢是雲曙青老先生令郎麼？”雲生也大驚，立起身來道：“晚生正是雲劍，老先生何從知之？”文總兵也立起身來道：“老夫就是文斌，令先尊是老夫的大恩人。老夫恩未及報，日夜在心，不料令先尊早已辭世，可傷！可傷！今公子遨遊至此而失所依，狼狽若是，老夫不及拯救，真正罪如山積了。今於無意中邂逅相逢，此正天意使然，老夫不勝欣快。”雲生也覺有些得意，答道：“當日先人也是秉公仗義，原非有私於老先生，以期他日之報，老先生何必如此費心。”總兵道：“老夫若非令先尊疏救，此身已不知死所，焉有今日與公子周旋月下乎？令先尊雖未遑親近，今日見公子如見令先尊矣！”說罷，便叫何老兒同松風收拾了盤盞，攜了同下山來，又對雲生說道：“方才這個醉鬼，父掌銜印，最為無賴，倘或明日這些悍僕撞見，必起風波，不若趁此月光，即將行李搬在蝸居下榻，深為利便。”雲生初意不肯，被文總兵苦勸不已，只得相從，寺僧也不通知，竟將行囊遷到文總兵家裏來。正是：

書劍飄零異地春，無心邂逅意中人。

今朝孤鳥雖三匝，聊借枝頭棲汝身。

是夜，月耀空天，萬籟俱寂，露飛平野，四照生寒。將有二更天氣，若霞小姐還在避賢樓上玩月，叫紅萼安排一幅琅玕，整頓中秋佳句，博山煙靄，竹爐火紅，預待總兵回來。叫何嫗不時在外探望。方做得一聯詩，只見何嫗匆匆來報道：“老爺不知那裏同了一個秀才回來，已進門了，小姐快些進去罷。”小姐聞言，移步下樓，聽得人聲已近，因此桌上詩箋都不及收拾。總兵同雲生登樓作揖，雲生致謝畢，但見香飛茶熱，逸致端生，樓上風光別有不同，且又圖書滿案，翰墨生香。瓶內供幾枝丹桂，壁間粘無數霞箋。雲生初道是武職之家，不過是弓矢斧鉞之具陳列於前，那裏曉得總兵一塵不染，俗氣全無。只因避賢樓是總兵坐臥之處，小姐吟詠之場，人跡罕到，所以清幽可愛。但總兵雖則文武兼擅，而詩翰風流非其所長，那壁上粘的詩箋都是小姐代作的。雲生初至，不暇致詳，但覺顧盼生風，神情怡曠。總兵又欲呼酒再飲，雲生辭以酒力不勝。總兵忙叫何老官捲起自己臥具，與梅相公疊鋪床訖，方才下樓。

這時乳娘已於暗中窺見，正是雲生，即忙報知小姐。小姐暗暗歡喜，但不知何緣得至。及總兵與小姐細述前受他父親大恩，今宵得晤之由，小姐嘆為神奇，而兩足紅絲已有心繫於此日矣。

雲生叫松風睡去，自己攜燈，將四壁詞意細細觀看，大驚道：“不意此老有如此大才，吾雲劍何幸！把身於此，將來時時請教，唱和有人矣！”乃攜燈向桌，忽見地上有張箋紙，忙取一看，只見上面有兩句詩，道：

今宵若道賞心多，若個含愁對月歌。

雲生連連拍案道：“好警句！分明是今宵即事，為何不曾賦完？可惜，可惜！不免待我續了貂罷！”便援筆揮道：何事吹愁言定準，醉來我欲問姮娥。

寫罷，又想到：“此老今夜在山玩月，家中更有何人作此妙詩？畢竟是他令郎了。想是夜深不便相見，故走了去，遺落在此的。少不得明日定當細細請教。”

次日天明，文總兵先上樓問候。雲生道：“晚生昨晚燈下細讀佳章，真可泣鬼神、驚風雨，足為後學祭酒。此後務望指教為幸，懇請令郎一見。”總兵掀髯大笑道：“這詩詞有什麼好處？敢勞如此稱賞。”雲生道：“這詩人胸有慧劍，筆有智珠，即仙骨珊珊，纖塵不染，全無張皇軒冕之情，自有一種佳人才子風流逸趣，晚生輩誰不願首拜服！老先生何必過謙。就是令郎風情才思，晚生已見一斑，乞賜一會，以慰鄙懷。”總兵道：“老夫何曾有兒，公子何曾見得？這不奇了。”雲生便將所聯之詩遞過，道：“老先生不必相瞞，令郎詠月新聯，晚生不揣鄙俚，已有狗尾之續了！”文總兵細細一看，方認得是若霞之筆，便大笑道：“實不相瞞，老夫年近六旬，從無子嗣。單生一女，年已及笄，性耽翰墨，雖無道韞才高，不亞中郎有女，這詠月一聯就是小女所作。老夫少年雖曾摘詞尋章，推敲一道，從未諳之，這些壁間之作都是小女代為，不過初學塗鴉，有何好處；而公子謬譽若此！至在利知，故不妨直告。”雲生大驚道：“老先生令媛有如此高才，勝似生男十倍矣！蛾眉彤管頓奪吾輩一席，可謂曠古奇聞！”

正在那裏談論，只見何老官氣吁吁走進來報道：“新任巡按遠遠的吆喝而來，說是老爺相知，特來拜望。”總兵連忙迎接。那巡按早已到門了，你道巡按一個欽差御史，怎肯來望壞任的武職鄉紳？原來這巡按姓章，名著，號正綸，初任廣東新安知縣。其年廣蠻作亂，攻打新安，城中又無守備，看看垂破。虧了文總兵提兵征蜀，便道經過，攻破洞蠻，救了章知縣。後來聞知總兵削職，也曾憤憤不平，只為官卑不能申救，深為扼腕。章公清廉著績，行取進京，即陞江南巡按。先臨蘇州，聞知總兵避居虎丘，因此記憶前情，特來拜候。

當時總兵接了進來。相見後，備敘當年之事。章公道：“老總臺精忠貫日，蓋世功勳，被豺狼當道，幾遭不白。今恐柱石之才，邦家多難，必不久於林下矣！”文總兵道：“治生壯年，立志裹尸馬革，報效朝廷。不料一跌墮地，幾喪餘生。虧了左司馬雲老先生違眾力援，幸蒙聖眷，得見祖隴。今日自分枯朽之餘，不復作馮婦之想矣！”巡按道：“晚弟當日亦聞老總臺罷職之舉，虧雲老先生之力，後來又聞雲老先生為老總臺之疏有忤當道，乞骸歸里，諒不日榮遷亦可知也。”文總兵道：“雲老先生乞骸之舉實為治生所累，然亦見機明決，高風凜然。可惜已作故人了。”巡按失驚道：“原來棄世了，今其後嗣若何？”總兵道：“今有一位令郎，諱劍者，英資卓犖，才志驚人，因他令尊棄世，遭人謀陷，客遊敝土，近日於無意中與之相遇，已款留到舍，令彼朝夕芸編，以繼箕裘之業，庶有以盡治生一點私心。但治生年衰力邁，倘有不測，異日相投老憲臺，乞推烏屋之愛，則不特此生啣結無窮，治生亦死有餘榮矣！不識老憲臺為季布之諾否？”巡按道：“老總臺既專取仁義，晚弟豈不得恥為君子乎？如此生果作縫掖之潛夫，晚弟自應倒屣而迎之矣。”說罷，總兵要留侍飯，章公因有公事，力辭而別。

他兩個講論雲侍郎時，雲公子早在屏後聽見，甚是感激總戎垂念之殷。總戎送客轉來，雲生謝之不迭。文老進去，即將此事對小姐說了，小姐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就請此生出去一見？”總兵道：“因他從未相知，況代巡職甚尊嚴，恐此生亦未必肯去見他，所以不曾說起。”又把雲生讚詠詩才，並疑有公子之話說了一遍，又將詠月詩遞與小姐道：“這可是你做的，他已續成一首，你看何如？”小姐看罷，稱贊不已。文總兵見他兩人交相稱賞，必然才調相同，便道：“我兒，為父的止生你一個，向來欲擇佳婿，罕見其儔。我觀此生器度不群，將來必然發達，意欲招作東床，因他初到，相知不深，不便啟齒，且待他再住幾時，然後面說，料彼自然應允，我兒心下何如？”小姐不好回答，只把頭低。總兵已喻其意，便往外邊去了。小姐私心自喜，況且見過雲生，自然得意。

只有雲生卻不知小姐就是石霞文，朝暮之間，吟哦想慕，時常嘆息道：“我只道世間只有我雲鏗穎，那裏曉得又有一個石兄。這也罷了，猶謂是我輩中人，詩書本色。那裏曉得閨閣中又有一個文小姐，真是愈出愈奇，後來居上。只是那石兄甫得一面，即便如冥冥之鴻，使弋者無所慕矣。那小姐又深居繡閣，巫山咫尺，闊若楚天，其室則邇，其人則遠。我雲劍何幸而得見此一才子，又復見此一佳人！亦何不幸而才子空思，佳人徒慕也！”想罷，不覺淒然。自此，朝思暮想，慳慳的染成一病。文總兵初然只是感冒風寒，叫松風小心服侍，後來見日甚一日，方才著急，忙請醫生診脈，醫生說是積思之病，三焦火旺，沉鬱難消，雖服幾劑藥餌，全然不濟。文總兵還只說是讀書太過，功名念切，或是思憶故鄉，時時寬慰。豈料雲生思不在遠而在近，思不在彼而在此也，這等說話，如以水投石，那裏寬解得來？

那小姐心中也著急了，想到：“他若思鄉念切，則來此多時，不應至今日而始病；至於功名一事，尤屬荒謬，何不銳志上進，而反為無益之憂？這兩件事必然不是他所思的，或者別有隱情，故此不肯告人耳。”便悄悄對乳娘何嫗說了，叫何老官問松風相公病症因何起的。松風便把朝夕吟哦四壁詩詞，時時想念石相公的話說了一遍。何老官與何嫗說了，何嫗回復小姐，小姐便知病是懷人所致。即忙寫書一封，付與何嫗，叫何老官拿去，如此如此說，不可有誤。何嫗依計與何老官說了。

何老官果然拿了書，一徑走到樓上，叫松風引至床前。但見雲生氣如一絲，骨如柴瘦，使人可憐，便低低叫道：“梅相公，我何老兒在此。”雲生撥轉頭來，開眼又復閉了。只得又叫道：“相公，今早我在路中遇著一個老人家，問我前日有位梅相公在棲雲庵寓，今不知那裏去了。我問他尋相公有什麼說話，那老兒道家主石相公有書寄與梅相公，我要領他來見相公，他說既在你家，煩你與我寄去，我不及見相公了，偶有便船，速要回家，”說罷便將書付我道：“石相公多致意梅相公，不久要來相會的。那老兒竟忙忙去了。故此特地拿書與相公看。”雲生聽說石生有書，心中已去了一番思慕，精神便覺旺了些。松風將書拆開，扶起雲生來看。只見書上寫道：

自昔鵲橋初駕，漫晤芝顏，繼而捧誦琳瑯，中心如醉，雖鄭生之佩，初解江皋；然伯牙之琴，徒思山水。滿擬把臂於來朝，何意負盟乎此日。誠以家嚴有解維之命，遂令小弟無再見之歡，中心悵悵，恨也如何！從此秋水蒹葭，徒切伊人之慕；暮雲紅樹，實深樽酒之思。弟之念兄，固已如此；兄之念弟，諒亦無殊。然而參商雖有不見之悲，牛女必無終睽之會，他日握手談心，始信有心而晤面；連床話闊，幸無棄舊而憐新。九曲腸迴，三秋思憶，聊申尺鯉。珍重加餐，臨楮依依，易勝翹首。再福盟兄大人 文史

辱盟弟石霞文拜

雲生念了一遍，恰象眼前清爽了許多，想到：“石兄之情，何其依依若是，前則可以怨，後則可以興，可惜那寄書人已去了，不問得他近來況味，諒他寫這書時，必然精神倍旺，決不是我這般有絲無氣的了。雖然如此，那見面的相思劇也消釋；這裏不見面的相思不知何時解去。”想罷，依然睡倒，比前雖覺略有起色，只是小姐那一丸藥兒未到，究竟沉痾難愈。

何嫗已把送書的事回復小姐，小姐仍叫他打聽病勢比前何如，何嫗道：“看書後兩日少有痊可意思，這兩日照舊如此，怎麼是好？”小姐道：“這一枝救兵我不得不發了。我若坐視不救，連那前日這封書也是枉費心思了。”忙把那中秋的詩和韻一首，又換一番筆跡，寫完唸道：

雲霞相映足情多，何況驪駒未唱歌。

請向廣寒先折桂，此時應許見姮娥。

這詩第一句暗將雲霞二字串合，後兩句要他用心求取功名，方許赤繩繫足的意思。小姐把詩封好，叫何嫗領了紅萼，乘松風去請醫生，總兵又去問卜，悄悄的拿了詩，同上樓來。何嫗忙揭起帳子，連叫兩聲：“梅相公，小姐差紅萼姐在此問候。”雲生夢中聽見了“小姐”兩字，如一丸仙丹透入泥丸宮，直坐起來，忙道：“多謝小姐，不知有何指教，以療小生沉痾？”紅萼上前接應道：“家小姐因相公貴恙未痊，心甚不安，因為禮法所制，難通問候。今見相公病勢如此，只得從權徑竇，特遣賤婢問候，並為傳語，祈相公吾愛吾身，勿致輕生，以貽莫大之憂。”說罷，即將袖中之詩送與雲生道：“內中有絕妙藥方，乞相公細細味之，勿負家小姐一片苦心。賤婢即此告辭，恐怕老爺回來。”臨別又再四叮嚀稱重自愛的話。

紅萼去後，雲生拆開詩看，曉得詩中之意，要他功名成就、得託絲蘿之意，心中大喜，把從前干害相思一旦都勾，從此日輕一日，不數幾日，病體霍然了。也就做詩一首，央那何嫗致謝小姐。小姐拆開看時，只見那詩云：

何事新來集感多，從此不敢發悲歌。

彩霞能令雲生色，有日朝天謝素娥。

自此，小姐也不復通問矣。雲生也一意埋頭苦讀，出人心意暗暗打照。誰知好事多磨，泰中生否。有分教：白髮將軍，綠林遁跡；紅顏智士，蓮幕藏身。要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鳳凰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